

閩粵營紀行

汪伊喬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博士生

入讀博士班之後，開始選擇了粵海洋及其貿易作為博士期間的主要研究方向。本來仍停留在終日閱讀文獻的階段，卻在第一年的夏天就恰好參加了這次以“閩粵·海洋”為主題的研習營。十二日十一夜的行程，講座與田野交錯，討論結合報告，啟發滿滿，幸甚至哉。

聽說此次研習營的一個特點是地域跨度大，超過一千二百公里的行程，在兩個省幾個城市逗留。有幾段長時間在大巴車上輾轉於城市間的經歷，在路途上翻閱厚厚的閱讀資料，確能感受到一種時空交錯的妙不可言。

對於長在粵、求學於粵港的我來說，行程的前半段給我一種既熟悉也陌生的感覺。許多地方也曾經到訪，卻不曾將零散的點放入大的脈絡中完整看待。粵地幾天的行程雖然緊湊，卻沿著精心設計的路線，一路從珠江口“溯游”而上，一路串起了沿岸的城市，一張大網逐漸呈現在我面前。若只著眼於我研究所關注的帝國晚期時段，那麼珠江口沿岸的城鄉發展、宗教活動、合族祠書院的發展等等，都將是我未來研究中所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。後半段的行程，從廣州轉移到汕頭開始，營隊進入另一個海洋文化的中心。在這片大家戲稱為“閩帝國”的地方，從語言到生活習俗全方面的陌生化給我帶來刺激和啟發，不同時代不同港口之間的異同開始顯現，而閩粵之間的聯繫和區別也逐漸變得清晰。

遠洋貿易帶來的商業機會之外，海洋更塑造了閩粵海岸線的文化，一路所見，豐富而特別。田野的時候有老師把海洋比做草原，強調靈活的移動性以作為理解當地居民對於地域、國家以及日常活動認知的關鍵。我雖然對於草原同樣知之甚少，但這種拋開固有“安土重遷”思維方式的點撥於我仍大有啟發。樟林所見之民間信仰，多元而並行不悖；在珠海的雞山村和唐家灣，感受到宗族的蓬勃發展及其與海外貿易活動之間的密不可分；由廣州廬江書院中幾十塊保存完好的碑刻中，窺見的城市與鄉村的互動；海洋帶來移民潮，有活躍於新加坡、夏威夷的華人領袖如陳阿芳，也有蘇曼殊在這種流動與本地產生的碰撞下而面對的迷茫；高度的流動性也與開放相伴，閩粵兩地因此在十九、二十世紀集中出現了一批批現代性的推動者和建設者。

幾個實物令人印象深刻，包括在海陵島所見南海一號的發掘現場與泉州開元

寺中所展覽的古沈船。兩艘俱為宋代出洋的貨船，初次近距離地觀看這樣規模的大船，看到艙內的分隔與佈置，陶瓷緊湊的裝載方式，風格雜糅的出水貨品，感受到一種難得的歷史現場感。也不禁想到，當日一場悲劇事故，陰差陽錯成為後世窺探前事的重要窗口。這些實物之外，田野中看到更多的是滄海桑田，一水兩岸曾經雲集十三行富賈的激珠涌成為了如今的下水道，樟林古港的水道也被填成了陸地。儘管就像劉志偉老師所說的，只能夠在時過境遷之後發揮想像力，而這樣的親身行走，偶見一些雕花舊石，也足以使得書齋中的閱讀變得立體。碑刻中所呈現的以船艇為單位的捐款紀錄；祠堂壁畫上展示的西洋婦女形象；在海幢寺內保存的外銷畫中看曾經的海幢寺，凡此種種精彩細節，不勝枚舉。

十幾個日夜，有幸與各位資深老師日夜同行，邊走邊看邊問成了不可多得的珍貴經歷；也幸而遇到專業的田野導師和不同專長的組員，以及其他來自各地的學友。如切如磋，感動並且感激。